

家教指导丛书

李黑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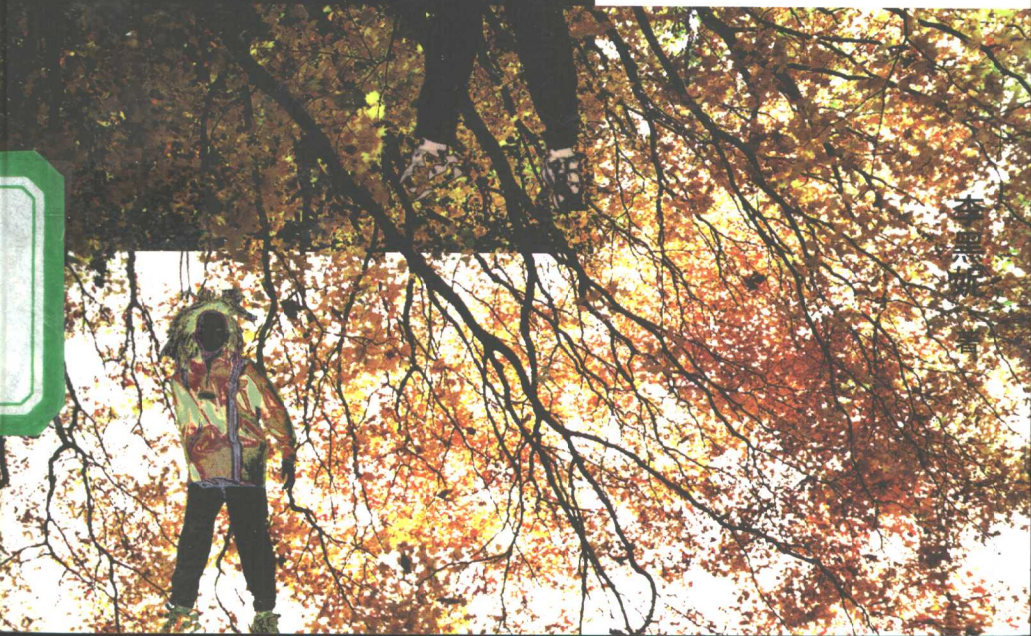
一个女孩幻听幻视的故事

幻觉调查

很多时候，
孩子是病人，
但父母需要治疗。

—— Eaker Weil

这是一个结构上直白、简陋但
丝毫无法掩饰其残酷性和荒诞性的
故事。我相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
是将来，这个故事一定会在选择读
它的人心中产生别样的感觉。



李黑妮 著

家教指导丛书

0107720



201077208



幻觉调查



一个女孩幻听幻视的故事

李黑妮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觉调查：一个女孩幻听幻视的故事/李黑妮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8

(家教指导丛书. 坏孩子的天空)

ISBN 7-5063-2160-2

I. 幻… II. 李…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1618 号

幻觉调查——一个女孩幻听幻视的故事

作者：李黑妮

责任编辑：张亚丽

装帧设计：张晓光

插图：韦珂

版式设计：英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hubanshe.com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80 千

印张：6.25

插页：4

印数：001-10000

版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60-2/I·2144

定价：13.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星婉

作者简介

李黑妮，女，自由作家，1968年生于哈尔滨，现居北京

初二厌学，辍学在家读书，后断断续续接受一些教育

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2年进入某著名集团公司任职

1996年从该公司上海总经理职位辞职

1997年获得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函授大学“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毕业证书

1998年作为志愿工作者，在一所心理学校主持“非常心理工作室”

1999年11月出版家庭心理教育专著《倾听孩子内心的风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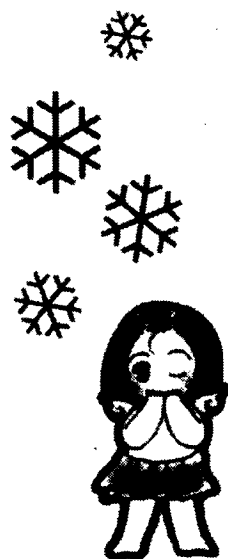
2000年4月《倾听孩子内心的风暴》在台湾出版发行

2000年9月申请获准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所研读

2001年2月《拥抱天使》在台湾出版发行

献给

密友少菱





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那些失败的人

怎样一生生活在痛苦的边缘

无

题

乔亚《无题》1991年5月18日



人们将看到苦难结束的一天

经过不懈努力赢得的一天

很快会到来

幻
觉
调
查

乔亚《无题》1991年5月12日



目 录

引 言	(1)
关于乔亚和她的诗歌	(3)

第 一 章

在语言的幻觉中寻找出路，她耗尽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

故事之一：今夜我又返回到黑暗中	(11)
故事之二：“我不在乎，我是个具有反抗 精神的青年。”	(22)
故事之三：狂热而又无望的爱情，为什么 总是这样？	(35)
故事之四：等我起来了，我第一个帮的就是你	(46)
调查报告一：命运被谁预演	(54)

第 二 章

如果一个人说他看见了上帝，那他准是疯了，他和乔亚



得的是一样的病

- 故事之一：疯狂是她遁世的盔甲 (59)
- 故事之二：白色药片，还有她的眼神 (70)
- 故事之三：她每天都在自己体内爆炸一次 (79)
- 故事之四：我们是生死恋 (90)
- 调查报告之二：另一种人生 (96)

第 三 章

死亡走来的时候，无声无息像一团火，蔓延至每一个角落

- 故事之一：死亡来临的声音 (101)
- 故事之二：他人即自己 (109)
- 故事之三：我想把一切归于突然而来的灾难，
却不敢说 (117)
- 故事之四：在尝遍所有的痛苦之后，
是否会幸福 (131)
- 调查报告之三：死亡的含义 (142)

第 四 章

寻找我们最终渴望的，我和你会在那里相遇

- 最后的故事：我停在某个空白处 (147)
- 调查报告之四：写在《幻觉调查》之后 (183)
- 篇外故事：“女子庇护所”和另一个充满
幻觉的女孩 (185)



引 言

讲述这个叫乔亚的女孩子的故事，就像心里堆着一堆湿木头需要点燃一样。她本是我们中的一个，现在也是，但她病了。她得的是幻听幻视，是精神分裂的一种。

如果我们能够在她的故事中走到她分裂现象的背后，如果我们能够看清她的成长之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她从小到大所经受的挫折，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她对美好事物的向往，理解她的疯狂、病态和痛苦、理解她内心的经历和愿望有时和我们没什么不同，也许会有一场精神大火熊熊而起，照亮我们内心某一黑暗的时刻、某一痛苦不堪的时刻，烧毁那些同样有可能破坏我们心灵的“不明物”。

20 世纪末，医学界提出一个新概念——亚健康状态，指机体虽无明确的疾病，心理上却有严重的不适应感，呈现出活力降低、适应能力不同程度减退的一种生理状态，这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生理功能低下、失衡心理、难以自我调节和自愈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群，年龄越来越低。

世界的发展，终于把指向给了人的心灵。现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情绪都不自觉地沾染上紧张和焦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的漂泊命运，生存环境与大自然的脱离，个人的发展与成功透着不可说的悲剧色彩。



了解乔亚的生活，是谁？是什么破坏了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如果我们现在已身为父母、如果我们现在仍是一个正在长大中的孩子，我们能否在她的成长经历和她的精神深处，省视到自己内心隐藏的那些无法排遣的无奈、痛苦和焦灼源于什么？

——欲望使人疯狂，疯狂制造幻觉，幻觉毁坏了这个孩子，后来又成了她的良药。她曾小小年纪热爱文学，她在病中写下几千首从未发表过的诗歌……是不是她之专注于写作正如我们专注于别的？

为了更多的孩子、更多的人避免严重的心理问题，为了去除掉我们心理上的无知和无力，我们需要全体的有意识。心理健康关乎所有的人，谁都不可能免遭世事的风雨。乔亚曾是我们中的一个，她现在仍是，看完乔亚的故事，我们能说乔亚疯了只是她一个人的事吗？她的父母、老师、学校、社会，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就是她的天空。可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天空呢？

像这样的夜晚，我们本想昏然入睡，与其让梦中一句没能来得及听清是否预示着前途和命运的话消失在骤然惊醒的子夜，不如我们一起来看看乔亚的故事，读一读她的诗歌。



关于乔亚和她的诗歌

或者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介绍乔亚：

乔亚，当代中国最默默无闻的女诗人。她在病中写了十几年的诗，差不多接近 3000 首。她的诗从未公开发表过。患上精神疾病以后，有近 8 年的时间，她遵从医生的劝告，不看书，不看报。

“我看的书太多了，把脑子都看坏了。”乔亚说。

“我看到天才的头脑被疯狂毁坏。”美国著名诗人金斯伯格说。大胡子浓密的艾伦·金斯伯格在纽约的东村说这话的时候，中国的女诗人乔亚恰好出生了。不幸的是，至今没人认为她是一个天才(她自己除外)，甚至我也不那么认为，但我的确看到她的头脑被疯狂毁坏。

在我准备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重复地出现金斯伯格的这句话，我感到我如果讲述乔亚，我必得说出它，因为我无法找到一个更重要的句子，哪怕它毫无意义却能让你想起什么。

乔亚曾经是一个热爱文学的漂亮女孩儿，1990 年初，她 22 岁时，得了幻听幻视的精神疾病。那后来，她的全部生活被写作诗歌所填满。

类似的经历，难免不让我们想起于 1963 年自杀的美国



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和1974年自杀的美国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在她们的经历和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精神疾病的幻觉和自由的狂想使她们的诗歌具备了一种“从未被带到光天化日之下的人性经验的展示”。而今，艺术在当代中国是最让人一头雾水的东西，乔亚却坚持认为自己是为艺术而生的女人。

她病了以后，她父亲工作的单位给她安排了打扫卫生的工作，开始每月80元，然后是每月160元，1997年每月是209元，2000年增加到每月260元。

在这些年中，她每天要早早赶到单位，扫地、倒垃圾、刷厕所，然后就是坐下来写诗。除了生病她每天都写，她不太干别的，只把写诗当成主要生活目的，对待艺术她是温柔的，而对待生活她是粗暴的。她病中写作的诗歌，只有我身边的二三个诗人朋友比较认真地看过，她的精神状况也注定她没什么朋友。

乔亚从十几岁开始喜爱文学，尝试写作，20岁开始写诗。如今已经写出差不多3000首诗，这些诗抄在30多个封面花花绿绿的软皮本上，这些本子大小规格不同，从字迹上看，你感觉不到时间。她用的钢笔换没换过很难说，墨水则是纯蓝和黑色两种。有趣的是，她字迹规矩，一笔一划，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只是隔行间都以一种一丝不苟向左倾斜的整体式样出现在每一页纸上。一页页翻过去，成为阅读中的突出印象。乔亚以写作的姿式活着，固执地偏离，缓慢而惊人，那姿式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那是一个从根本愿望上准备泄露的伎俩。

1997年11月底，在乔亚凌乱的小屋中，她从一个红得刺眼又有点莫名其妙的崭新的旅行袋中一股脑掏出来这些本



子，剥去上面套着的食品塑料袋，脸上闪烁着兴奋的红晕。我让她另外找一个便包把这些诗歌本子装在一起，由我带走。

穿过北方冬天傍晚的街道，我告别乔亚时在她含笑目送我的眼神里发现，精神病人的眸子比常人更容易被点燃，火苗迅速地蹿升上来，照彻自己，通体透明，让人不知所措。我掩饰地挥挥手。

乔亚家的楼下是灯光昏暗却人声嘈杂的夜市，家家生意都紧紧挨着，像堤岸围着海，一旦进入，必须涉过所有的水才能到达对面。看起来我手里提着的这个沉重的三角花布兜像是装满了从地摊上讨价还价买来的廉价东西，我的心里生出某种比寒冷还惨人的悲哀。这30多个本子，是一个女人近10年来的精神折磨中的血和泪，在世事的喧嚣中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冷风让我连打了几个寒战。

乔亚的成长故事，她的病和她病中写作的诗歌，一直牵动着我的某根神经（1997年9月30日下午，她的大弟被人杀死在家中，她打电话给我，求救的声音至今仍响在我的耳边）。我知道我差不多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朋友了，也是最后一个热心读她诗的人，她的手抄诗集，几乎每本都有我用铅笔给她圈点校正的错别字和病句。

不是我热心诗歌阅读，不是乔亚的诗让我联想和沉醉，作为一个比较了解她生活状况以及写作状况（还是精神状况）的朋友，作为一个同样不知如何保证自己“没病”的人，在这样一个精神力量日趋衰竭的时代，我认为乔亚的坚韧和疯狂是一个精神个案，似乎不应该被忽视。

她是一个平凡的和我们一样的生命，是否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理解？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一个诗人的内心世界、一个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和我们内心



的愿望与要求有什么不同？

像是生活的祭奠，她已经把自己献了出去，我们重温她的故事，纪念一段成长岁月。同在一片天空下，乔亚的故事该不会让我们毫无反思和觉知吧？

精神上的疾病使乔亚的生活和理想在常人眼里有时是可笑的。这些年她几乎一直在服用镇静药品，以确保她疯狂的大脑稍微适应一点好运迟迟不来的琐碎又窘困的日常生活。她不是一个天才，但她疯了，残酷的恰恰是这点。她的童年期待、少年梦想以及她成年以后的生活，都保持了她那与生俱来的欲望，这使她备受打磨和煎熬。她把自我抛给了疯狂，以常人不能的姿态活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她说她能听见上帝和魔鬼同时说话，声音白花花像寒冬里的两股呵气飘出自己的大脑。对于她，那大概是另一种心安理得吧——

精神分裂。

其实乔亚的真正生活是平铺直叙的，高度重复的，表现在她的诗中也常常如此。这本是一个人的常态，尽管每个人都渴望荣耀和富足，也难免做白日梦，说些狂话。而乔亚的确是长了一双做梦的眼睛，她盲目地出发了，宁可挖一条隧道，泅渡一条河。她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她却不是单单扑向诗歌，她扑向的是镜中的自己，在黑暗的无限中丧失了视力、健康，她现在只能看见自己脑中的景象，听见自己脑中的声音。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端庄的容貌和天赋的歌喉消融在一片为人所不知的沼泽中。

没有哪一个精神障碍者可以成为我们泛用同情心的对象，何况她是一个女人，何况她是一个写诗的女人。诗人能够让我们看见，大地是怎样在秋天收起落叶又在春天魔术般地把她们推向枝头。乔亚，我只当她是我们的姐妹，只要我



们用心去理解她，或许也不难发现一个精神病人的内心与我們有多少相似之处。

或许理解她就是理解我们自己，这当然会有些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讲，乔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牺牲品。我终于在几场大雪之后对乔亚说：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过去，一起读一读你的那些诗歌。

乔亚出生在六十年代末，她十六七岁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破土而出了成千上万初生牛犊一样的诗歌青年，嘴里嚼着青草。在东北，在哈尔滨，以年轻人为主的诗歌诗团，局面之大，人员之多，恐怕再过一个世纪也不会重现了。而乔亚又并非其中的一员，她只是校园里一只盼望被诗和诗所代表的一切爱抚的小猫，欲望深深。诗歌确实在当年让很多青年体验了它的无上荣光。据后来统计，哈尔滨当时有规模的诗社就 60 多个，像著名的“荒流”、“北极光”、“萤火虫”等。对许多人来说，恐怕一生的狂喜、理想、激情以及正义感还有让人日夜怦然心动的初恋情怀都永存于那个年代了。

那一系列诗歌快车乔亚没赶上，她病了以后，她在病中保留了一列车从她身边驶过的美妙情景，同时她又无限幻想了这列车。她非常关心过去和诗有关的一切人和事，每次见面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打听，但我从不知怎样把他人的生活现状和写诗与否讲给她听，因为她错失了我们现在使用的标准，有些话对她说了也无法到达她，乔亚抛弃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纵深。十年的时间足够一个女人写自己了，而她的声音不能在尘世中找到我们？

如今，多数人都在金钱的沙堆上手忙脚乱地爬着，已经找不到诗歌的耳朵了，或许乔亚那仿佛在地下穿行的孤独的